

牟中珩的戎马生涯

刘 衍 智

牟中珩，字荆璞，山东省黄县人。二十年代初，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九期毕业后，即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历任直军十八混成旅少尉掌旗官，川军刘文辉部上尉军事教官，直鲁联军中校团附、团长，东北陆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军部上校参谋处长、东北陆军第二十三旅旅部上校参谋长、陆军独立第十四旅旅部上校参谋长，国民党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师部上校参谋长、一一四师六七九团上校团长、一一四师少将师长、一一四师中将师长、五十一军中将军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简任一级），国民党第十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徐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国防部中将部附，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长官等职。

1930年8月，牟中珩升任东北陆军第二十三旅上校参谋长。我就是在这时由大连弃商投军到

山海关的。我与于学忠有亲戚关系（于的母亲和我的舅母是亲姊妹）。到山海关后，就住在于的公馆里。由于我当时年仅19岁，又无军事常识，事情不好安排。因此，于的父亲于文孚（我称他姨父）即将我介绍给牟中珩。牟留我在二十三旅旅部副官处当庶务兵。从这时起，我与牟中珩相识、接触，并一直得到他的栽培、信任和重用。到1945年底由于日军投降，机关裁撤，我才与他分手。兹将我与相处15年的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书之如下（其中参阅南京第二档案馆的有关战报、电报等档案资料），或能反映出牟中珩戎马生涯的概况。

由河北到甘肃

1930年9月，中原大战以阎、冯失败而告结束。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拥蒋，第一军（原东北陆军第廿军）军部和二十三旅旅部都驻在北平东城铁狮子胡同原陆军部内。于学忠升任平津卫戍司令，牟中珩仍任原职。1931年夏，二十三旅移驻保定，旅部驻旧督军署内。是年6月，石友三反蒋，率兵由冀南北犯。于学忠受命任讨石军总司

令，率第一、二两军与石友三部大战于保定以南之望都、定县地区。仅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即将号称10万之众的石友三部彻底击溃，石只率少数残兵逃往山东，投奔了韩复榘。是役二十三旅首当其冲，担任主攻任务，参谋长牟中珩作出重要贡献。7月，二十三旅仍返回保定驻防。

1932年春，二十三旅改编为陆军独立第十四旅，牟仍任该旅上校参谋长。

1932年夏，于学忠升任河北省主席。为了防止日军的侵略，乃把第一军的三个旅全部调到天津周围。牟中珩随第十四旅由保定移至天津以南之马厂镇。

1933年春，所有东北军全都改编为中央军的统一番号。原东北陆军第一军改为中央陆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仍由于学忠兼任。所辖原陆军独立第十四旅改为中央陆军第一一四师，师长陈贯群，牟中珩任师部上校参谋长。

为了巩固天津、塘沽一带防务，改编后不久，一一四师即由马厂镇调到天津以东海河沿岸的咸水沽、葛沽、新城、大沽、小站一带布防，

师部驻咸水沽。

1933年四、五月间，“新城事变”（新城事变是前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受日寇收买所发动的一次叛国事件）被粉碎后，于学忠即调牟中珩任一一四师六七九团上校团长。牟任团长后，励精图治，身体力行，六七九团很快成为全师的模范。

1933年冬，一一四师又移回马厂镇，牟率六七九团则驻马厂镇南之青县城里。是年冬，牟中珩奉命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一个月。1934年元月返回部队。当时，正是日军气焰嚣张之时。他们一再威逼我国政府将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而蒋介石步步退让。到1934年秋，河北省政府终于在日军的压力和蒋介石妥协政策的逼迫下，不得不从天津迁到保定。但五十一军各部仍驻原防，继续与敌人进行斗争。

1935年夏，蒋介石令其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与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之后，于学忠及其五十一军的抗日爱国行动，就更加为日军所不容。因此，日方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无

理要求。1935年秋，蒋介石终于屈从于日方的压力，撤销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改任甘肃省主席。

1935年8月中下旬，于学忠率五十一军由河北省乘火车开到西安。当时，正值红军徐海东部由四川北上进抵天水附近。国民党驻天水守军连连发电向西北“剿总”告急。一一四师刚到西安即奉命驰援天水。师长陈贯群奉命后，行动迟缓，以致贻误了进攻红军的时机。及部队到达天水后，徐海东部已安全转移。为此，于学忠撤销陈贯群一一四师师长职务，发表六七九团上校团长牟中珩任一一四师少将师长。牟中珩升任师长后，于9月初即奉命率全师开往天水以南徽县以北的娘娘坝一带布防，准备堵击继续北上之红军。当时，一一四师在娘娘坝一带的高山上遍筑碉堡，以封锁红军北进的去路。9月末，我由洛阳军官分校毕业返回师部，在娘娘坝见到了牟中珩。他先要我给他当随从副官，我因为与自己的志愿不合而未就。以后又发表我任师部军需处少尉军需，主管出纳。一一四师在娘娘坝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并未发现有北上的红军。到10月

下旬，忽奉军长于学忠电令，说是有红军一部已由武都北上，有攻占天水以西武山县之企图，着一一四师星夜抢占武山县城并截击北上之红军。师长牟中珩奉命后，立即率全师冒着倾盆大雨，连夜向武山县城进发。结果在第二天下午仅先头部队六四二团在武山县以南地区与红军发生战斗。

牟中珩升任师长后，更加注意整饬军纪。在武山县城驻防期间，他经常亲自巡夜，查访奸咎。有一次，他一下撤掉了5个有赌博嗜好的连长和一个品行不端的少校副官。这一来，他的声威大震，全师纪律为之井然。

1936年2月，一一四师奉命由武山县开往陇西县驻防，3月中旬由陇西经平凉进驻镇原县城。3月末，由镇原开往固原。5月间又由固原返回兰州。所有这些调动，都是为了堵截红军的，但一次也未遭遇过。

1936年6月下旬，牟中珩又奉命率一一四师由兰州开往兰州东北的一条城一带。以后又渡过黄河驻扎在平滩铺一带。该地属靖远县。靖远县城驻扎着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徵部，相距仅20

余里。当时盛传红军有企图进攻兰州之说，但一一四师在该地驻了一个多月，并未发现过红军有什么行动。到7月末，传说“张学良将军在陕北与红军代表见了面，商讨了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问题”。甚至有人公开说“东北军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并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这些传说，不管是在五十一军还是在其他东北军中，都是深得人心的。因为当时东北军普遍存在着反对内战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军官兵很大一部分是东北籍，他们思乡心切，这样无休止的内战，感到前途渺茫。这种思想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实行利用东北军剿共，使东北军和红军对消、同归于尽，而他却可以一举两得，坐收渔翁之利的政策，严重刺伤了中上层军官的心。他们都亲眼看到东北军一〇九和一一〇师被红军消灭后，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扣除经费，撤销番号。我曾听到参谋处的校级参谋们公开议论，“东北军只有22个步兵师，照此下去，用不了几年就被消灭光了，还拿什么打回东北老家去！”由于普遍存在

上述反战情绪，所以当听到张学良将军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消息后，全军上下无不高兴、振奋。事实也确是如此。从1936年7月起，一一四师布防在平滩铺一带一直没有什么军事行动。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及东北军广大官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声的推动下，张学良将军“拥蒋反共”的态度确实发生了根本转变。从1936年下半年起，为了培植联共抗日干部，他在西安郊区筹建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抽调各部队团级以下军官分批轮流受训。对新提升的师级干部，他还要亲自考核。因为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是1935年秋提升的，所以也于1936年8月调到西安，由张学良将军亲自考核，达两个月之久。约在10月中旬返回师部。据牟返回师部说：“张副司令为人豪爽，目光远大，作风正派，事事能以身作则，实在令人敬佩。在考核期间，我们实际上是给他当高级随从参谋，要经常跟他一起行动。遇事他要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有时也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解答，看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否得当，看是否具有独立支撑局面的能

力，尤其对品学道德要求更高。考核期满后，如发现有不称职的，还要调动职务。”

1936年12月11日下午2时左右，师部无线电台忽然收到于学忠由西安发来的指明由师长牟中珩亲译的急电一封（当时我正在球场打球，电台台长告诉我的）。大意是：“张副司令已决定活捉蒋介石，实行‘兵谏’，除已令军部参谋长刘忠幹指挥驻兰州李振唐的一一三师今晚把驻兰州朱绍良的甘肃绥署及所属各部解决外，着该师星夜赶回兰州，协助李师完成此项任务，勿误为要。”当时兰州方面的情况是，五十一军只有一一三师一个师和军部特务营，朱绍良的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有绥署特务团、兰州警察总局、军警督察处、东郊拱星墩的骑兵团以及中央的二十余架战斗机。牟中珩师长接到电报后，立即命令全师一面对驻靖远县的中央军二十五师进行全面戒备，一面作好于当日下午四点钟以前出发的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后，全师官兵群情振奋，尤其东北籍的官兵，个个喜形于色，以为这回可要打回老家去了。部队集合时，我曾亲自听到师长牟中珩与参谋长黄德兴二人在一旁议论捉蒋的问题。黄

说：“这一来，中国不是又要乱起来了吗！”牟说：“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我在西安受训时，就感到情况很紧张，但未想到会如此之快。军长要我们提高警惕，把部队带好，一切要根据他的命令行事。反正我们是听军长的，他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过，这样一来国家的纲纪就倒了，中央再也没有威信了，搞不好打内战是在所难免的。”听了他二人的议论，我才恍然大悟。我早就听说于学忠已到西安去了，即在牟中珩受训回来之前他就去了，但去干什么，却不知道。原来是去参与张、杨二将军逼蒋抗日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活动。

1936年12月11日下午4时，师长牟中珩率全师官兵准时出发了。沿着黄河北岸的崎岖山路，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兰州疾进。黄昏前，先头部队六四二团与中央军二十五师由兰州向靖远县运送弹药的辎重营相遇。一个措手不及，一枪未放，就把该营全部缴械，并缴获大批弹药。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拂晓前全师即到达黄河北岸的白塔山下。隔河相望，兰州城里寂静无声。天明后通过兰州黄河铁桥开进城里。但见从西关

到城里大街两旁，家家店铺关门闭户，街道上无一人，西街马路上还留有斑斑血迹，一片战斗恐怖景象。12日上午9时许，师部进驻原老财政厅旧址，即朱绍良绥靖公署所在地。这时才了解到绥署警卫部队曾在这里进行过顽强的抵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肉搏，将其全部消灭。共计死伤200余人，天明后尸体才全部运走，但院内血迹尚存。据了解，11日下午，当参谋长刘忠幹接到于学忠的密电指示后，即与甘肃省府秘书长周达夫共同商定，以请客吃饭的名义发出请帖，把朱绍良绥署参谋长以下，处长以上的高级官员及军警督察处、警察总局、绥署特务团、骑兵团和中央空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全部集中到省政府宴会厅。酒过三巡，参谋长刘忠幹即向他们宣布了甘肃省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电令，并立即把他们软禁起来。同时，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指挥该师，按预定计划分别解决了绥署各机关、部队、警察局等单位。由于上述单位仓猝之间无人负责，陷于一片混乱。除绥署警卫部队和警察总局曾有局部顽强抵抗外，其他机关、部队解决得都比较顺利。从11日下午7时开始，至12

日凌晨2时，前后共用了7个小时的时间，即完成了预定计划。至此，整个兰州市全部为五十一军所控制。

西安事变与兰州事变对五十一军全体官兵产生了莫大的鼓舞作用，摆正了敌友关系。一个练兵热潮在全军沛然兴起。各部队秣马厉兵，准备收复失地。

12月中旬，张、杨二将军与共产党代表三方协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决定放蒋回南京。之后于学忠为了处理兰州的善后问题，由西安乘飞机返回兰州，召集省政府和五十一军高级官员开会。会上，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和平解决与放蒋回京等问题。最后，于学忠又说，万一和平谈判破裂，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上梁山”（指进草地），希望各位作好思想准备，精诚团结，以争取胜利。会议结束后，牟中珩回到师部立即召集全师连长以上军官，传达于军长的讲话精神，并要求全师官兵团结一致，加强训练，保持镇静，不要听信谣言，坚决拥护于军长，服从命令。他的这一态度，受到全体军官的一致赞同。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将军，所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遭到蒋介石的分化瓦解。

血 战 淮 河

1937年3月中旬，于学忠甘肃省主席被免，调任江苏省绥靖主任，率五十一军东下江苏淮阴。牟中珩率一一四师驻沭阳县城。接着蒋介石号令整编。把五十一军原来的三个师九个团，缩编成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即把原来的三团制师改编成四团制，原来的师长是少将军衔升为中将军衔。缩编后的五十一军辖一一三师和一一四师。原一一八师番号撤销，师长李振唐被撤职。牟中珩任一一四师中将师长，辖三四〇和三四二两个旅。据了解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及其他杂牌部队，蒋介石都是采取这种编制，并美其名曰乙种师。而蒋的嫡系部队则都是采用甲种师的编制。即每师三个旅，每旅三个团。一个甲种师比整个五十一军还要多一个团的兵力。再以军的编制来说，五十一军只辖两个乙种师，而蒋的嫡系

部队每个军最少辖三个甲种师，有的还辖4个、5个甲种师。这不仅是蒋的偏心，也是他排斥异己，消灭异己的一种手段。

五十一军在淮阴地区整编后，军部即率一一三师驻扎在淮阴附近，牟中珩的一一四师仍驻沭阳县，当时全军兵力为2万5千余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左右，五十一军即奉命开赴青岛，担负保卫青岛，防止日寇由海上登陆的任务。当时军部驻四方车站附近；一一三师沿青岛、崂山之线布防；牟中珩则率一一四师师部及一个旅驻扎胶县城里，并以另一个旅推进至兰村、城阳一带，以便随时策应青岛方面的作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北线济南、泰安相继沦陷；南线南京、浦口也先后失守。从而日军南北夹击，打通津浦线的企图，就完全暴露出来了。统帅部以五十一军孤军保卫青岛已经失去战略意义，因此，于12月中旬命五十一军立即撤出青岛，到新安镇集结待命。撤离青岛时，学校数千名师生随之撤出，本准备先到临沂，再迁大后方。然而，很多学生不愿到后方去，纷纷报名参

军，从事抗日工作。他们说：“抗战人人有责，打完鬼子再上学也不晚。”据我所知五十一军就接收了不少青年学生。

12月下旬，五十一军全部到达新安镇附近集结待命。据悉，南线之敌已由滁县开始北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五十一军立即车运南调，接替三十一军刘士毅部在红心铺、明光、临淮关、蚌埠一带之防务。于学忠奉命后，立即率全军乘车南下。至1938年元月11日，全军即到达指定地点，并立即接管了三十一军的防务。当时全军部署如下：军部驻何集。牟中珩的一一四师师部驻马圩。三四〇旅旅部驻西营，所辖六七九团驻黄墩集，六八〇团驻三铺；三四二旅旅部及所辖六八三团驻芦家渡，六八四团驻临淮关。

然而，五十一军接替三十一军防务刚刚两天，旋接司令长官李宗仁电令，着五十一军速开碭山黄口附近。但因津浦南线情况吃紧，复电令，一一四师暂缓北调，集结于临淮关附近待命，原三十一军的防务，仍移交三十一军。

元月28日，李宗仁电令，牟中珩的一一四师

归三十一军刘士毅军长指挥，并指定一一四师要坚守淮河北岸，阻敌北犯。元月29日，刘士毅军长却命牟中珩派一个旅推进至淮河南岸的小溪河、明光一带占领阵地，并担任五河一带的防务。牟中珩奉命后，立即派三四〇旅扈先梅旅长率该旅推进至小溪河，由六七九团派一个加强营进驻明光。又命三四二旅派一个营担任五河防务。正在这时，日军主力约一个师团之兵力，由滁县开始北犯。而三十一军对来犯之敌并未抵抗，却通知牟中珩，三十一军主力已向铁路以西宝远一带山区转移，准备与敌作游击战，并令牟率一一四师坚守淮河北岸。由于三十一军避战而闪开正面，敌人迅疾窜抵明光，使牟师之六七九团派往明光的加强营，猝然遭敌攻击。该营第一连连长戚天福，为了掩护全旅转移，率全连官兵拼死抵抗，结果全部阵亡。由于加强营的坚决抵抗，迟滞了日寇北犯的速度，使三四〇旅得以安全转移至淮河北岸，凭险固守北岸阵地。2月1日，敌三、四千人，在大炮的掩护下窜抵临淮关，与牟师六八〇团于学道部隔河发生激烈的炮战。与此同时，敌六、七百人企图在临淮关渡

河，亦被六八〇团击退。

从1938年1月末开始，南线之敌计主力为十一、十三两个师团，即由滁县北犯，企图一举渡过淮河与北线之敌南北夹击，会师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洞察敌情，乃采取阻南打北的战略方针。因此，淮河阻击战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自然落到五十一军肩上。2月2日，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到徐州面授机宜，并令于亲率驻砀山的一一三师南下，于淮河北岸蚌埠、五河间布防固守，坚决阻击北犯之敌。于学忠立即命一一三师于当日乘车南下。

2月2日晨，临淮关之敌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企图强渡淮河。师长牟中珩令六八〇团团团长于学道，严阵以待，沉着迎战，采用待敌半渡而击的战术。当敌人所乘之橡皮筏和木船驶至河中心时，于团长指挥全团，以炽烈之火火力向其猛烈射击。自晨至午连续打退敌人两次强渡。至下午，敌无奈，乃退回河南堤下。

2月3日，敌2万5千余人，攻陷我凤阳、蚌埠等处后，我守军全部撤至淮河北岸凭险固守，并有意炸毁淮河铁桥，同日，临淮关以西蚌